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4日在京揭晓。四川资阳濠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入选。

址入选。

宣布入选结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表示，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乔云飞说，过去一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实施1740项考古发掘项目，18个“考古中国”在研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即将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考古工作影响力持续提升。

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30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21位评委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亮点扫描

四川资阳濠溪河遗址群出土的中国犀和剑齿象动物化石



濠溪河遗址群第一地点(即濠溪河遗址)距今8万至6万年，是现代人类演化的关键阶段。遗址饱水的埋藏环境如同时光胶囊，将远古人类的生活画卷完整定格，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在这里，肉、菜、果、药俱全，早期现代人的完整“食谱”惊艳世界。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作册免青铜器组合



在琉璃河遗址作册免的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铜器，上有铭文“太保壻燕”，记载了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亲自主持燕都营建，这是关于北京建城史的最早记载。

土的上山文化典型器物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出



下汤遗址发现的大量器物坑可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墓葬，为了解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人类行为观念提供了关键材料。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M17出土的铜带銍觚形器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勾勒出一条连接中原与长江中游的“青铜走廊”。商王朝制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很可能是从这里传向了三星堆。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出土的陶器

寺洼遗址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在这里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聚落中首次发现史前时期近方形的三重“围壕(沟)”，其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后，应是经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马家窑文化“国家工程”。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纪年简牍



在这里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封泥1900余枚，简牍5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5000余枚，是云南目前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献，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事实，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木椁室布局(周边盖板揭取后)



专家将其概括为“江淮遗珍，楚风绝唱”，认为其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刻辞甲骨

考古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城、小城和宫城的三重城墙。宫城南墙外的壕沟里，发现卜甲、卜骨残片213片。刻辞甲骨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其中多个国族名、人名可以与金文和传世文献互相参照。“这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周王朝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出土的第二期遗物

玛不错遗址位于高原与南亚交界，处在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在这里发现了一批具有明确出土层位的外来遗存，包括稻、粟、黍、海贝、象牙、羊、青铜器、滑石珠、红玉髓等。“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还可以看到这里和四川、内地包括长江上游有密切的联系。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大佛脸

遗址最早建筑年代早到1世纪，说明此时佛教已传入我国。遗址出土的一件面相丰满的石膏佛像融合了犍陀罗和中原佛像特征。另一件六趾佛足木雕，使人联想到《隋书》中疏勒王“手足皆六指”的记载。结合寺院的规模、等级，推断其为疏勒王室寺院。



十大考古新发现 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一年一度考古盛会，十地十项重大发现，讲述泱泱中华的故事。

四川资阳濠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从30个参评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这“十大”经过了严格的初评、终评等环节，代表着考古界的专业共识。

自1991年开始评选以来，这已是第35次评选年度“十大”。从东到西，从内陆到边疆，新一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特点。

规模广大、跨度宏大——

濠溪河遗址群第一地点(即濠溪河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下汤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寺洼遗址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发现了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周原遗址总面积逾30平方千米，是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先辈们筚路蓝缕，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个个规模惊人的遗存。

要形成这样大的遗址，背后是长年累月的营建。

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约9世纪末10世纪初废弃；玛不错遗址可分为4期，距今5000年到2000年；濠溪河遗址群的时间跨度更是从距今10万年到约5万年。

透过考古这扇窗，我们看到横亘古今的勤劳与智慧、伟大与绵延。

新遗址多、新发现多——

新一年度的“十大”中，武王墩一号墓可谓“横空出世”的新发现。

2020年，一支百余人考古队来到距离寿春城遗址不远处的武王墩墓，在初步探明墓室结构和陵园范围后，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工作。

经过5年科学考古发掘，武王墩一号墓共出土器物1万余件，包含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的“木俑坑”，以及大量漆木生活器、车马兵器、玉器、卜甲等，种类包罗万象，为了解楚国物质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濠溪河遗址群、玛不错遗址、莫尔寺遗址等都是近年来发现的历史遗址。而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琉璃河遗址，则是发现半个世纪以上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些遗址之上孜孜以求，用近年来的考古新进展帮助它们入选“十大”。

比如，在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者搭建水上平台，对周边水域进行水下钻探，发现文化堆积的迹象；在周原遗址，宫城南门外壕沟内新出土一批卜甲、卜骨残片，成为研究西周甲骨学与西周历史的罕见出土文献；在琉璃河遗址的平民墓葬，考古学家使用了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的最新方法，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树，这是国内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重建的家族树。

“纲举目张，新理念、新技术赋能老遗址的持续发掘，把过去的重要发现也盘活带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说。

实证历史、意义深远——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东亚现代人从何而来？濠溪河遗址群硅质岩小石器工业的发现，系统填补中国南方到东南亚本阶段文化的空白，为东亚早中期石器文化转型研究提供关键实证。

秦汉之际如何进行西南边疆治理？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

史前西藏社会什么样？玛不错遗址发现的众多外来遗存，如稻、粟、黍、海贝、象牙、青铜器、滑石珠、红玉髓等，填补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

越多历史被实证，越令人向往未来的考古新发现。

过去一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实施1740项考古发掘项目，18个“考古中国”在研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即将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考古工作影响力持续提升。

瞻望未来，这些项目中，一定会诞生更多“十大”，揭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

本版图文据新华社 光明日报